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四十一回 入山門老衲說真情 尋暗室道婆行穢事

卻說馬榮、喬太兩人，聽那僧人說道：「那人不來，許多貞節好人，為他困在裏面，豈不是天下事太不公平？即如我，雖不敢說是真心修行，從前在這寺中為主持，從不敢一事苟且。來往的僧人，在此掛錫，每日也有七八□人，雖然不比有勢力，總是個清淨道場。自他到此，乾出這許多事來，怕我在裏面看見，又怕我出去亂說，故意奏明武則天，令我在此做這看山門的僧人，豈不鵲巢鳩佔麼？而且那班戲子，雖是送進宮中，無不先為他受用。你看昨日那個女子，被他騙來，現在百般的強行。雖然那人不肯，特恐那個賤貨，花言巧語，總要將她說成。」老者聽了此言，不禁長嘆一聲說道：「你也莫要怨恨，現在尼姑還做皇帝，和尚自然不活了。朝廷大臣，哪個不是武張兩黨，連盧懷王還被他們讒間貶出房州。他母子之情，尚且不問，其餘別人，還有何說？我看你，也只好各做各事罷。」馬榮聽得清楚，將喬太拖到房邊，低聲說道：「我等此時，何不將此人喝住，令他把寺內的細情說明，然後令他在前引路，豈不是好。」喬太也以為然。當時馬榮拔出腰刀，使喬太在外防備，恐有出入的人來，自己搶上一步，左腳一起，將那扇門踢開，一把腰刀向桌上一拍，順手將和尚的衣領，一把揪住，高聲喝道：「你這禿驢，要死還是要活？」那個和尚正在說話，忽然一個大漢衝了進來，手執鋼刀，身穿短襖，滿臉的露出殺氣，疑惑他是懷義的黨類，或是武則天手上寵人，命他來訪事，方才的話，為他聽見。此時早嚇得神魄失散，兩手護著袈裟，渾身發抖，嘴裏急了一會，乃道：「英、英、英雄，僧、僧、僧人不、不敢了，方才、才是大意之言，求、求英雄饒命，隨後再不說他壞處。」馬榮知他誤認其人，喝道：「汝這禿驢，當俺是誰？只因懷義這禿驢，積惡多端，強佔人家婦女，俺路過此地，訪知一件事，特來與他尋事。方才聽汝之言，足見汝二人非他一黨，好好將他細情，並那藏人的所在，細細說明，俺不但不肯殺你，且命你得個極大的好處。若是不說，便是與他一類，先將你這廝殺死，然後再尋懷義算帳。」和尚聽了此言方才明白，乃道：「英雄既是懷義的仇家，且請松手，讓僧人起來，慢慢的言講。難得英雄如此仗義，若將這廝置之死地，不但救人的性命，國家大事，也要安靜許多。且請英雄釋手，僧人總說便了。」

馬榮聽了此言，將腰刀舉在手內，說道：「我便鬆開，看汝有何隱掩！」當時將手一放，只聽「咕咚」一聲，原來和尚身體極大，不防著馬榮鬆手，一個筋鬥，栽倒在地。馬榮見他如此模樣，知道他害怕，乃道：「你好好說來，俺定有好處與你。究竟這懷義住在何處？方才你兩人說，那人未來，究是誰人？」和尚扒起來說道：「僧人本是這寺中住持，□年前來了這懷義，在寺中掛錫，當時因他是個遊方和尚，將他留下……」說到此時，復又低聲說道：「英雄千萬出莫要聲張，我雖說出，可是關著人命，你若聲張起來，我命就沒有了。只因當今天下，武則天被太宗逐出宮闈，削發為尼，彼時見懷義品貌甚好，命老尼暗中勾引，成了苟且之事。後來高宗即位，武后收入宮中，不時到這廟中燒香，已是不甚乾淨。那時因關國體，雖知其事，卻不敢說出。誰知高宗駕崩，她把太子貶至房州，登了大寶，竟封這懷義做了寺中主持，命我著這山門。從此姦淫婦女，無惡不作。前日見村前王員外家的媳婦，有幾分姿色，他自己便假傳聖旨，到他家化緣，說太後欲拜四百八□天黃禮，令他到王公大臣家募化福緣。王員外見他前去，知他來歷不輕，當時給了五千銀子。他又說銀子雖然送出，還要合家前去看禮，若是不去，便是違旨。次日王員外只得領著合家大小男女，入廟燒香，他便令人將他媳婦分開，騙到暗室裏面。隨後王員外回去，不見他媳婦，前來尋找，他反說人家擾亂清規，污濁佛地，欲奏知朝廷，論法處治。王員外不敢與他爭論，只得抱頭鼠竄的回去。聽說連日在家尋死覓活，說這冤情沒處伸了。誰知懷義將他媳婦藏入暗室，面般強污。所幸這李氏竭力抗拒，終日痛罵，雖然進來數日，終是不能近身。現在懷義無法，將平時那個相好的王道婆找來，先行出火，然後許她的錢財，命向李氏言勸。說若李氏答辦，遂了心願，遂將她兩人作為東西夫人。昨日在此一夜，午前方走，約定今晚仍來，故此山門尚未關好，」

馬榮道：「既有此事，你且帶我進去，先將這廝殺死，豈不除了大患！」和尚忙道：「英雄切勿粗莽，此去豈不白送了性命？他自大殿起，直至他內室暗室，各處皆有關鍵，而且臨室前面，有四人把守。聽說這四人是綠林大盜，犯了彌天大罪，當該斬首，他同武則天講明，寬他不殺之罪，命他在此把守暗室，以防外人入內。武則天視他如命，豈有不依之理。當時便派這四人前來，馬上步下，明來暗去，無不皆精。只要進了大殿，無意碰上暗門，當即突陷下去，莫想活命。四人聽見響動，立刻下來，殺成兩段，遊人在此，無故送命的，也不知多少，何能前去？我看你休生妄想，你這樣雖有本領，恐不是他的對手。這是我一派直言。那個王道婆要來了，若是見有生人，你我一齊沒命。我話雖說明，你可趕快出去吧！」馬榮道：「你放心，包不累你，我去便了。」當時將腰刀插入了鞘內，出了房門，將門帶好，然後與喬太說道：「你我且躲在龕內等候，且待道婆前來，隨她進去，方訪得明白。兩人計議已畢，一前一後，躡上神臺，在龕內藏躲。

未有一個更次，果然門外有人談心道：「今晚這個月色，正是明亮，懷義大約同熟鍋螞蟻一般，在那裏盼望呢。」後面一人又道「本來你也太裝腔做勢的，人家昨日同你千恩萬愛的，叫你今晚早來，你到此時，方才動身。我看你也是挨不過去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你知道拿我墊間！一經將那個好的代他說上，你抱著他，就他也不問你的。今日總要叫他認得我，方才知我的利害。」說著咯咋一聲，已將山門推下，高聲問道：「淨師父哪裏去了？這半夜三更不在此看守，若有歹人攢了進來，豈不誤了大事！」裏面和尚趕著答道：「李婆婆來了！我方才進房有事，可巧你便來了。」馬榮向外面一看，見是個四□上下的婦人，雖是大腳，卻是滿身的淫氣。見和尚出來，向著後面那個女子說道：「你回去吧，明日不見得回去。本欲領你同我進去，那個饞貓見了你，又要動手動腳的了。隨後有便，我再代你上卯，這幾日先讓我快活快活。」外面那人，啐了一聲，果然回去。這裏道婆命沙彌將山門關好，自己提著個燈籠，向大殿而去。

喬太聽她這派言語，已是氣不可遏，欲想上前就是一刀，結果她性命，馬榮趕快攔住，低聲說道：「正要隨她進去，訪明道路，此時殺死，豈不誤事！」兩人見他進入大殿，跳出神龕，捏著腳步，隨後趕來。只見在大殿口站定，左腳向門檻上兩蹬，忽然一陣響聲，頃刻之間，裏面出來幾人，見是道婆，齊聲笑道：「你這老蕙子，如此裝腔！他在那裏亂來了，前後不分，揪著人胡鬧。」當時說笑著，向裏面而去。馬榮、喬太欲想隨她而行，又恐眾人轉身，為其看見，彼此沒有退步，而且這班人，皆非善類。當時兩人只得躡身上了房屋，在上面隨著燈光，一路而去。穿過幾處偏殿，見前面有個極大的院落，院左邊有個月洞門，並不推敲，但將門外那塊方石一敲，兩扇門自然開來，裏面卻是個花園，梅、蘭、竹、菊、楊柳、梧桐，無不齊備。兩人在牆頭伏定，但見前面一帶深竹，過了竹徑，乃是三間方廳，眾人到了廳內，道婆喊道：「禿子還不出來迎接！你再在裏面，我便走了。」這話還未說完，好像一人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你再走，我便死過去了。」正說之間，眾人哄然大笑。馬榮不知何事，當時躡身下來，隱在竹園裏面，向廳前一看。只見一個少年和尚，精赤條條，站立在前面。因道婆說要回去，他來不及穿衣服，便這樣出來，所以引得眾人大笑不止，馬榮雖是憤氣，只得耐著性子，向裏面望去，見懷義同那道婆，手攜手，到了那上首房間裏去，眾人頃刻間，全然不見。遙想此時，這奸僧乾那苟且之事，不忍聽那淫穢之聲，只得又等了一會。約計乾畢之後，走到窗下側耳細聽，聞得道婆說道：「你這沒良心的種子，現在無人，竟拿我墊間，今日火自出了，日後怎樣說法？我們是下賤人，比不得你上至武后，下至官人，皆可親熱的。今日不允我個神福，那件事你也莫想上手，我這利口，你也應該知道。」懷義道：「你莫要這樣說，昨晚已允過你了，若把她說妥，這兩個房間，一東一西，為你兩人居住。若武則天前來，橫豎她也不在這裏，另有那個地方。聽說我們的那班戲子，無不個個如意，加之薛教曹又入宮中，她已是樂不可支，一時也未必想起我來。即便我間或進宮，也是躲躲藏藏，焉能同你們如此忘形。你看我這小懷義，又怒起來了，你可再救我一救。」說著便摟抱起來。馬榮聽到此時，實在忍耐不住，拔出腰刀便想進去動手，忽聽裏面隱隱的露出哭聲，知是李氏困在裏面，復又按著性子，想道：「我此時進去，就要將這狗男女殺死，設若誤入暗室，豈不反誤了大事！」只得轉身到了院內，命喬太在竹園等候，自己順著聲音，暗暗聽去。卻是在地窖裏面，走了兩趟，只不見有門

路。

忽然奸僧與道婆一陣笑聲，出了廳門，馬榮反吃了一驚，深恐被他看見，正要躲避，復又鈴聲一響，許多男子齊行出來，向道婆說道：「李婆婆，我們下面說了兩天，為他罵了無限，只是不依。你現在人漿也吃過了，火已平了，可以將此事辦成，免我們尋人亂鬧。」道婆道：「你們這許多人墊墊上，也不為過，若再向我取笑，便顯個手段你看。」眾人道：「我等如此說，須也是為的你日後做二夫人，豈不快活。」說著，道婆一笑，將那門檻一踹。眾人頃刻復又不見。馬榮甚是詫異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